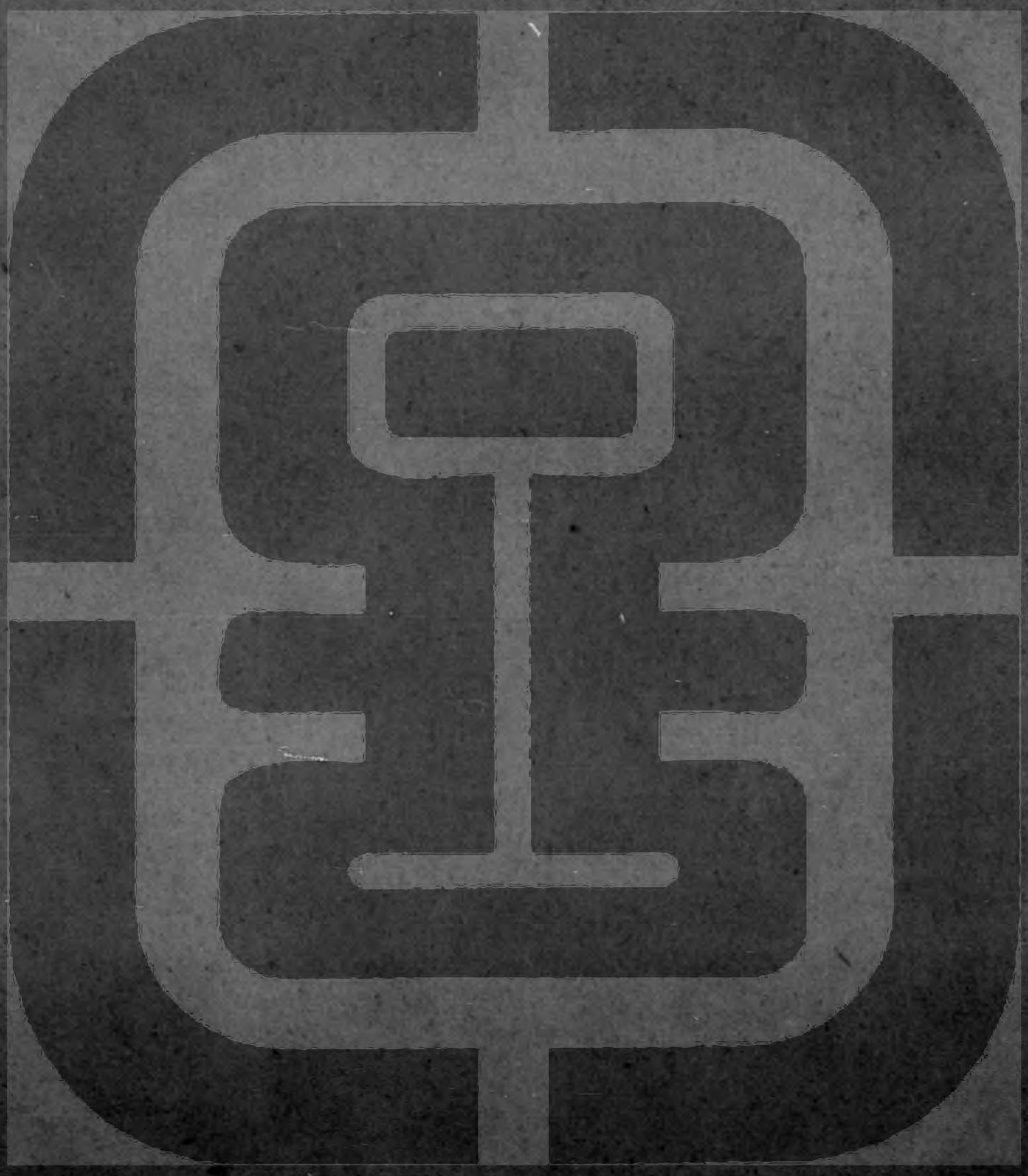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詩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行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

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少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

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曰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謁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歌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亡常掇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吾之存也豈非
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掇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拿人
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
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曰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夫生者堅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
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
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劌何為脆也天
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高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
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
而不得其志爭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
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
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也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函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
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
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
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
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畢
而曾巢其顛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宮急於宮成宮病加於心愈禍生於惰惛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
曰女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
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
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
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
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適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邘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嬖不用足以亡親倭近讒足以亡舉百事文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夫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禍生於隱約而福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窶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閔中國之微任社

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兵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而不知也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淵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

東美獨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
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
予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予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予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予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予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
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智必詳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為之故士雖抱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
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
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
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者
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
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莊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竪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莊王欲復戰使人召
也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莊王駕往入幄聞酒

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喪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君竟而不弔贈是怨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望無哀吾喪也興師下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搆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
人焱焱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
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樂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校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
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
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

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必進見之立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出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禁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

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
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
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
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
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着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
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
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
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
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
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
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
悁以送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若其離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又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名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善人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宇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宰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宦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繇役父老皆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畜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畢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冨家子有脩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名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朝其君舉仍晏御呼車驟亦呼車御肘其驟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驟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何為藉呼車驟謂其御曰當呼
正警衛使馬辛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劒涉血濺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
之警下佐我辛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三日食肉者已慮之矣寢食
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
上若臣等之輩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與其禍亦及臣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
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曰
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彈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
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
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
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竹為弦則知矣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奏說者固
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磬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

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

時本作凡若是者

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枝澤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擒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懽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世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儐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懽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　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於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蒲芘張翠盖而擒

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

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茉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不嚼者浮以大白又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而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疇貧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貧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解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財下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

蘧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邱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褫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由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祐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衮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不知也是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其奚若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椓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椓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

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襄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矣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義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闉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議之以為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知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
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
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
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
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

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
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
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
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
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
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
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
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
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
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
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

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含怒未發浸淫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繆交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

喻矣秦破韓滅魏隔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含怒未發禍侵萬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隔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隔陵君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隔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隔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隔陵君也夫隔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主臣未曾

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
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吾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吾寶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寺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牢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趙君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問父閒不可謂
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君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晨鳧好北
犬於是乃遣君唐縶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君
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縶北犬敬上治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君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君唐曰唯唯如是若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君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衰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鶏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衣也倉唐曰臣來時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鶏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嘽嘽其羽亦集爰止嘽嘽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以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伐矣初之賢人死矣諺諫多在
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知其言矣
梁王贊其群臣曰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
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主
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
用賢人譯士乎任座出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
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
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
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
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
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
齊終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
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穉渴而
穿井者來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
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
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

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
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
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
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
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
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
下惠待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
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
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
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
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
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屬可謂至疆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
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三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蹏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

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来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鬬兵秦王使人使楚楚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嘻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寡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鬬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

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刀敎王曰刀先生應之刀敎曰使者問梧之年耶皆者荊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苦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童
童者獨為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
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
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
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
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
不察也今藺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
貢使令於君前甚憁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
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若其

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
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澤獻鵠道
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
者乎念思非不能抜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
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
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
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悦曰寡人令者
得玆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
獻于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若

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

殷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消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也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瀆勇者也儻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舜有孔丘吾殺此三
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舜往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
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舜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
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剖胎

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
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周廟燔
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
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
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
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
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
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
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
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
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
曰歎曰之役者有執枹而上視者意其是耶
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
必是也乃令價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
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
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
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

也曰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苔也若舉膺而指所當者苔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苔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膺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禮而禮之晉文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若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大事多大義百姓多然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辱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若

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偝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卑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粮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舉兵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
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殁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
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
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
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
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
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贛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
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
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贛欲使其衆甚矣後果
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嚮王恐召梁公
弘曰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
事乎梁公曰不患吾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
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
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龍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
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
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淸聲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
曰晩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
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
王子比干之心烹梅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
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
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
不孫夫不遜者必傾上傾上者逆之道也出人
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
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
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
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
董忠等以其功封
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鄰聚里中人哀而救
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
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
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
則無裂地出爵之賞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新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舉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禮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

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尊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實實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實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舍捐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珠翼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之夫皆懼將許

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
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
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
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
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
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
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
焚葉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風霽而來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

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冀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

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
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
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
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軹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
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河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
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為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

乎以吾之説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来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纒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纒乃趨遁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纒於車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纒於車下知時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為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却吾涉而從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祥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入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逐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晉弘於周因佯遺書曰叔向之殺萇弘也數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因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

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
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
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
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桀之
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
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
是王壽夢薨謂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
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
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
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
子時使行不在焉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
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
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
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
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
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
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
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
身拘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慾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

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狄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是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爵上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徙若是營丘又有天

周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致無年土乘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予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呑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
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
下行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
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
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
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

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
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
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
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
面有慙色父之曰令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
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叔粟食鳧
鴈出而見殘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
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
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
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

繡君之鳥鷹食以救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
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
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嬾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救
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祭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
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
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嬾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
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春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睢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
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睢與寺人春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
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
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
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
天以王明為不可敝乎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敝是
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
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閔時俗之汙泥傷
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
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
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
其恩故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
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
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
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
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
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

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為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為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边吾将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覆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内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何憂乎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夫太子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
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
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
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内少師慶逐
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
之先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
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
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

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
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
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
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
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
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劒利倡優拙夫劒利
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
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

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屈公曰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撙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戒忘其家鬪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今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東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簀立則杖臿為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

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
帝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豐壁已具行不由
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
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至渭城令死至令渭
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劒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
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庖之守尸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斡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燿翼尚在肱北眉睫之

徵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
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
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
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
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
爾志吾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
曰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翱翻下蟠於地由
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
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
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

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攙兵賜願著縞衣白
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
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儽儽者乎
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
若齒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
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
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
脩溝池不越鋤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
戰鬬之憂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儽儽
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
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
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
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
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
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
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
往伐菅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
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喻不
伐易伐過不伐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

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
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
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
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
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
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
以尚為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
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
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
王攻其失民者也何
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天敗殷人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
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
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
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
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
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
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箴侮父兄
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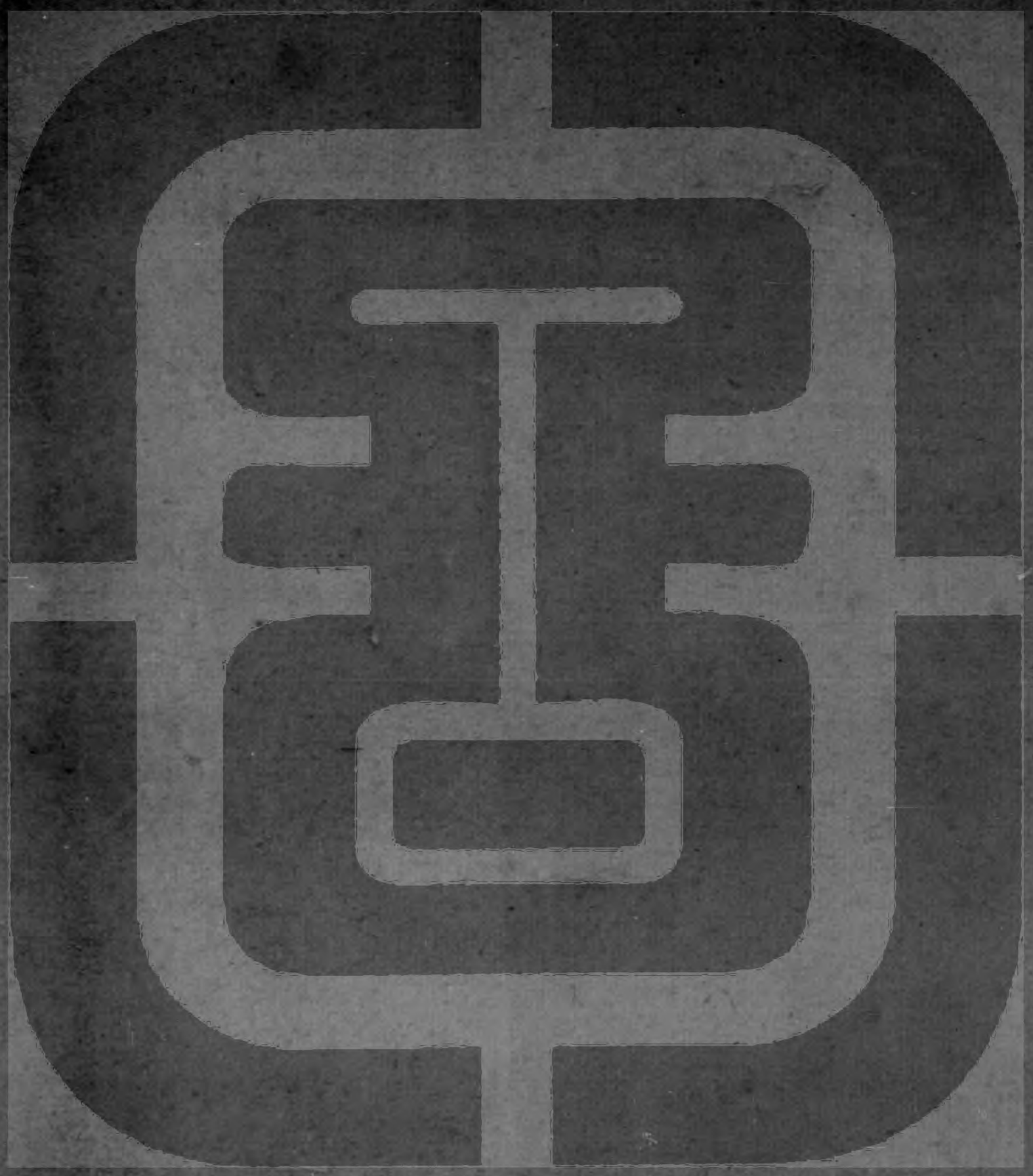
衣食余將来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
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
死無赦崇人聞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因請降
曰吳必夜至甲列墨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
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
之吳行六十里而復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
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灤陵其城之
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
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灤
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
大卒間外士在內合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
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
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墨而降今
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
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之夫深入遠報
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
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
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

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
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
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
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
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
攻魯無乃不可乎魚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
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
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
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
殺鄧析以威後乳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使賊之
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
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殺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
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綏冕以尊
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
下繼(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
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

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慱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湍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